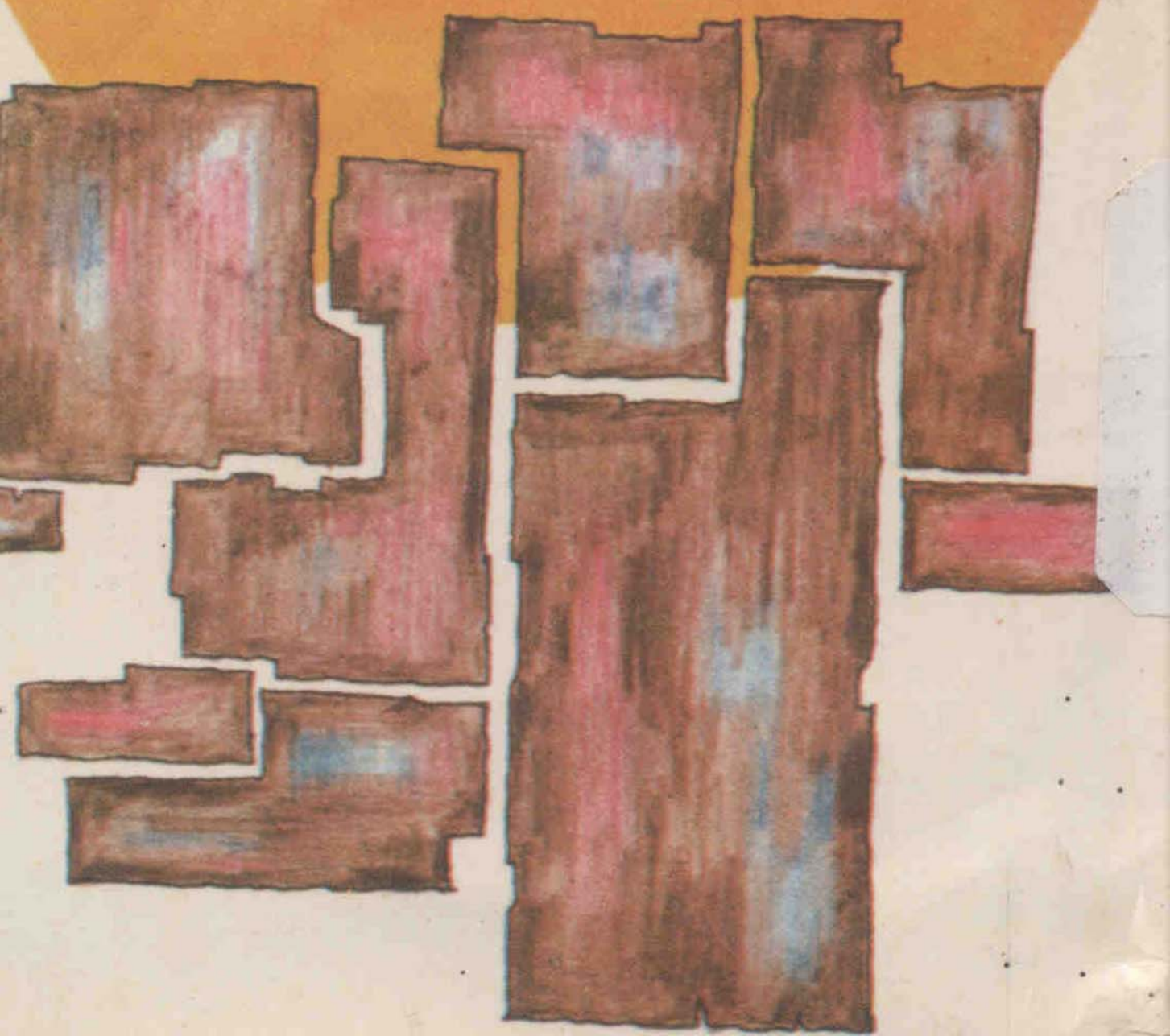


廢墟裏 的金蛋

著・銘魏



經濟日報叢書

廢墟裏的金蛋

著者 魏

發行人 王

出版者 經

濟

日

報

社

必

立

銘

總經銷
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七號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八

印刷者

振文印刷有限公司

定價新臺幣四十五元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初版

印翻禁・權版有

關於「廢墟裏的金蛋」

魏 銘

——我寫美國企業家成功的故事之動機

近十年來，我國經濟繁榮，工商業發展快速，使社會型態也起了很大的變化，雖然還不能說完全步入工業化，至少已具備了工業化的雛型。尤其在人們的工作觀念上、職業的選擇上，大都已擺脫農業社會時的想法，紛紛走出農村，到工商界去謀求發展。

剛剛踏入工商界的青年人，很多都抱着這樣一個想法：做生意賺錢容易，發展也較快。

這種看法沒有錯，無論如何做生意或是做工替人家當夥計，要比種田賺錢容易；然而，要說做生意比種田發展得快，卻並不盡然。

以種田而言，祇要你勤快，肯付出勞力，到時候必定有收穫；但做生意就不是這樣簡單了，在勤

快、勞力之外，你還必須使用你的頭腦，如果祇是靠笨力氣去賺錢，那就難有大發展了。

因此，如果你想在工商界求發展，你必須懂得如何去運用你的頭腦，如何去吸收別人的經驗創新求變。目前，市面上這類書籍多的是，而且五花八門，甚麼樣的都有，使初入工商界的年青人，真不知道如何選擇。

我認爲，做生意是一種了不起的本領，決沒有速成之道，應該從觀念上、思想上去培養自己。這也像作戰一樣，訓練一個衝鋒陷陣的戰士並不難，但要訓練一個能獨當一面，指揮作戰的將才，卻不是短時間能夠造就的。

假如你想成爲工商界的大將之才，你首先應該學的，不是那些死板板的經營法則，也不是那些致富的要訣，而是如何使自己的細胞中，多增加一些基本的養份，使自己變成一純純正正的「生意人」。

這裏所謂的「生意人」，不是一般人觀念中的「奸商」代名詞，而是造福社會、造福人羣的企業家。換言之，你必須有做一個企業家的抱負和修養，你在工商界纔有出人頭地的一天。

這種抱負和修養，不是一般經營管理書籍能夠學到的，祇有從那些企業家的生活事蹟中，慢慢啓發、培養。這就像小學生讀名人傳記、二十四孝等書籍一樣，其目的是從先賢那裏吸收一些處世作人的

道理，建立起正確人生觀。

然而，要人們看愛情故事、武俠小說這類書容易，如果要他看一個生意人的創業事蹟，就覺得索然無味。因此，爲了使有志於創業的青年人，能多了解一些企業家的生活事蹟，引起他們看的興趣，我把這些企業家的生活事蹟、創業經驗故事化了。

我不是爲我筆下的企業家立傳記，祇要把他們在創業途中所遭遇到的困難，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的經過，用說故事的方式把它敘述出來，增加這些事蹟的可讀性。這裏面有愛情、有友情，也有工商界錯綜複雜的交往，從這些不同的生活層面中，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企業家成功的因素在那裏。

我這種寫法，祇是一種嘗試，不知是否會被讀者接受。因此，我竭誠希望讀者隨時指教、批評。

一九三五年春天，在美國阿肯色州小岩城的一家鋸木廠裏，一個叫強森的工人，因收到一張被解雇的通知單而失業。照說這是當時很常見的事情，並不值得大驚小怪，然而誰也不會想到，由於這一意外的打擊，竟為美國企業界創出一個世界性的鉅子。

這個被解雇的工人，就是被譽為美國營造業「亨利福特」的華萊士·強森 (Wallace E. Johnson)。他的成功，真可說是歷盡艱困、受盡苦難，所以他常對青年人說：「當你面臨難題時，正是你發揮才能、激發潛力的大好機會，正如一塊精鋼，是從千錘百煉中成型的。」

像這類同義的勉勵之辭，曾有不少人說過，但出自強森之口，份量就大為不同了，因為這是他花費

畢生心血，從痛苦的經歷中體驗得來的；也可以說是他個人一生事業的縮寫。

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華萊士·強森，生長在一個極為貧苦的家庭中，十四歲就輟學，跟着他叔父當一名小工。

這件事，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張，他母親當時很反對：「一個十三、四歲的孩子能做甚麼工？即使能做，賺錢也有限，不如好好的再讀幾年書。」

「巴辛叔叔也沒有讀過甚麼書，」強森不服氣地說，「他也是自小就替人家做工，現在不是也當了老板啦。」

「沒有幾個人像他那樣幸運，」他母親感慨地說，「你父親就是一個例子，替人家辛辛苦苦做了一輩子的工，累出一身毛病，仍然沒有脫離窮的命運。你要知道，孩子，靠力氣賺錢是很難的，祇有靠腦筋賺錢纔容易。」

「我也不想當一輩子的工人。可是，不管將來幹甚麼，一定要自己有本錢纔行。照我們的家庭情形而言，如果不自己去用勞力賺錢，永遠也不會有錢的。」

苦難能使人早熟，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竟說出這種有見地的話來，他母親聽了不知是悲是喜，眼眶

竟湧滿了淚水，哽咽着說：「我知道，這些年來，沒有使你過一天舒服的日子，尤其自你父親去世之後，我們的日子更苦了。但你要曉得，孩子，媽媽這樣辛苦的幫人家做工，養活你，爲的是甚麼？」

「希望我將來能賺錢，改善家庭生活。」這是強森在窮苦生活中的直覺，在他幼小的心靈中，富足的生活是他唯一的嚮往。

他母親搖搖頭說：「你現在所嚮往的事，祇是我真正的願望。」

「您希望我將來做甚麼呢？」強森畢竟還是個孩子，儘管苦難使他早熟，但他仍體會不到爲人父母對子女的苦心。

「我希望你將來能創立一番出人頭地的事業，」他母親神情嚴肅地說，「我希望你將來憑智力、腦力去工作，與那些上流人物同起並坐，不要一天到晚都穿着髒兮兮的衣服，跟那些行爲粗鹵、言語下流的人混在一起。這也是我反對你放棄學業去做工的主要原因。」

自小在貧困環境中長大的強森，固然嚮往豐衣足食的生活，但他並不討厭他生長的环境，尤其對生活在他週圍的人，他不僅不感到討厭，反而覺得分外親切。倒是他對那些衣著華麗的人卻頗有反感，他總覺得他們臉上的表情，不管是說話也好，笑也好，老是不大自然。因此，他對母親的話頗不以爲然，

祇是一時間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反駁。

不過，此時他要做工的心更堅決了，他似乎是在跟母親嘔氣：「做工有甚麼不好？這也是自力創業的一種方式，我非要做個樣子給您看看不可！」

這些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，但在表情中卻顯露了痕跡。他母親一眼就看出來，知道自己在這場爭執中非讓步不可了，不管使用任何壓力，也改變不了她這個任性的兒子的心意。

然而，這個含辛茹苦的女人仍然不死心，她不明白何以自己剛纔那番道理，不但使兒子無動於衷，反而引起他的反感。

「我的話，你好像一點也聽不進去。」他母親幽怨地說。

「不是我不聽您的話，媽，您應該了解，我們既沒有有錢的親友，也沒有良好的人事關係，要求發達，祇有靠自己的努力去賺錢。一開始，除了去做工之外，沒有別的路可走。」

「如果你能完成學業，就不必非做工不可，將來的出路會更大。」

「這要等多少年？」強森望着他母親瘦弱的身體，這是激發他自力更生的主要原因，「您這樣辛苦下去，非把身體累垮不可。」

「我沒有關係，」她母親見他這樣懂事，似乎又燃起希望，含着眼淚說，「祇要你願意好好讀書，我再苦一點也沒有關係。」

「不！」強森很堅決地說，「我既然已經能工作賺錢，就不能讓您再這樣辛苦下去。我跟叔父已經講好了，不會再改變主意。」

「你可知道，孩子？你這樣做會使我更痛苦。」

「我沒有辦法，媽，祇有請您原諒！」

強森不顧母親的反對，終於跟着他叔父去做工了。當時在他幼小的心靈中，對這次做工的事，充滿了希望和理想，就像一隻小鳥第一次飛翔覓食一樣。

他叔父是營造業的包商，這次包的工程，是在密西西比河支流上的一座橋樑，他們在河的西岸搭起工寮，所有的工人都住在裏面，他叔父則住在附近的小鎮上。

這次工作對強森發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，也爲他自己未來的事業孕育起種籽，找到了奮鬥的目標。由於他的年齡小，不能當一個整工用，他叔父要他跟一個木匠當小工，搬搬材料，拿拿工具等。這些零星的工作並不重，但在上工的時間要跑來跑去，也實在夠累的。

現在他慢慢體會到他母親那句話，「靠勞力賺錢難，靠腦筋賺錢易」的道理。那個木匠的工作，並不比那些打樁、挑沙石的工人累，但工錢差了很多。幹粗活的工人，一天的工資祇有三塊多錢，但那個木匠師傅，卻每天可拿到六元的工資。至於他叔父和那些工程師，工作就更輕鬆了，整天在工地走來走去，指揮別人，一點勞力也不出，但拿錢卻最多。

強森心中暗想：自己要爬到工程師的位置，短時間內是決不可能的，不過，要學做木匠，應該不是困難的事。

拿定主意之後，他開始動心機討好木匠，然後進一步跟他學手藝。

這個木匠叫查德，已經快五十歲了。但身體仍很健壯，是個個性很豪爽的人，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。每天下工之後，一個人就呆在工寮裏喝酒，而且每天晚上都是喝到微醺纔就寢。

強森每天晚上都陪着他，看他喝酒，聽他講述往事。兩個人的感情，就這樣慢慢的建立起來。有一天晚上，查德的酒喝光了，但未盡興，強森自告奮勇的到鎮上給他去買酒。

工寮到鎮上，要走三里多路，又是晚上，強森一路急走，心裏又怕，身體又累，回到工寮已是滿頭大汗，氣喘如牛。老木匠大受感動，決心把手藝傳給他。

這座橋修了將近兩年纔完工。當啓用通行的那一天，強森站在橋頭，望着橫跨河流的這座新橋，是那樣的壯觀、美麗；再看他叔父陪着那些顯要人士，由橋上慢步通過，他心靈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。

這座橋上有他的血汗，它的存在爲他留下了一個永恆的紀念。他覺得是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，把無數沙石、鋼筋、木材集合在一起，竟然搭起這樣一座橋，不僅便利了來往的行人、車輛，也爲這裏的景緻增色不少。

在想像中，他突然發現了一項事實，營造業是個非常偉大的行業；也就在這一刻，強森暗暗下定決心：他將來要從事營造這一行業，爲大自然建立起一些美麗的東西。

一個十六歲的孩子，尤其在工人羣中混了兩年，他的思想開闊多了，而且對人生的實質問題，也有了進一步的領會。當修橋的工程全部結束後，強森經過查德的介紹，到田納西州孟斐斯城的一家木廠裏，正式當了木匠，達成了他的第一個心願。

查德把自己的木工手藝傾囊相授，強森已學會他的全部本領，所以做木匠之後，待遇相當不錯，週薪已可拿到三十元。

在當時來說，能賺到這樣多的工錢，的確是很不容易了。強森不但使自己的生活的安定下來，而且可

以拿出一部份錢來接濟他母親。因此，當他領到第一個月的工錢時，內心真有說不出的高興，除了把自己的生活費用留下之外，全部寄給母親。他要讓母親驚喜一下，他的兒子每個月已可賺到這樣多的錢。

幾天之後，他母親趕到孟斐斯市來看他。這天正是禮拜天，母子二人在外面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，回到強森的住處，他母親把他寄去的錢，原封不動的拿出來，放在茶几上，表情嚴肅地說：「你的孝心使我非常感動，但這些錢我不能要，你還是自己留起來吧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強森大感意外地說。

「我收到這些錢，心裏又是高興又難過。高興的是，你纔不過十六歲，就已經能夠賺這麼多錢了；難過的是，你又走了你父親的老路子，一生都要靠勞力來養家餬口。想到你將來也要做一辈子的工人，我實在不甘心。」他母親嘆息一聲說，「可是，事到如今，我似乎已經沒有能力改變你，但我也不同意拖累你。你知道，我現在靠自己的雙手，還可以維持生活，用不着你來撫養。」

「媽，您怎麼說這種話？」強森無限委屈地說，「我現在纔十六歲，怎見得我會做一辈子的工人？」

「你學會了這樣好的手藝，而且年紀這樣輕，就已經能賺這樣高的工錢，你將來捨得放棄嗎？」

「這一點你儘管放心，我早就有了自己的理想目標，決不會甘願做一輩子的木匠。」

「噢，」他母親用懷疑的目光瞪着他說，「那你將來想幹甚麼？」

「我要像叔父一樣，將來做一個營造商，建造一些偉大的工程。」強森帶着興奮回憶的口吻說，「當我跟他在密西西比造橋時，我就立下了這個心願。」

「這個心願倒還不錯，但照你目前的情形來看，完成的希望恐怕不大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一個木匠要變成營造商，並不是很簡單的歷程，」他母親冷冷地說，「尤其像你這樣出身的人，自己既沒有資金，也不可能由外資的支援，而營造業又是個需要大資金的行業，你到那裏去籌錢？」

「一開始，當然我不會做的太大，所以也不一定需要很多的錢。」強森沒有看出母親臉上的不快，仍在得意的描繪他未來的藍圖，「我現在待遇不錯，將來可能更好，有幾年的時間，我想就可以積下一筆資金了。」

「你的想法倒是很實際，實行起來恐怕就不是這麼回事了。」

母親的話一直在澆他的冷水，強森不禁抬起頭來，仔細端詳他母親的臉色，這時他纔發覺母親的表

情很難看，好像在跟他嘔氣。

強森心裏覺得很奇怪，自母親來了之後，自己爲了讓她老人家高興，帶她看最好的歌劇，吃最好的館子，自認並沒有惹她生氣的地方，她何以會這樣不開心呢？而且老是說些洩氣的話刺激他，難道他有甚麼地方開罪了她嗎？

強森想來想去，想不出是甚麼道理，祇好強作歡笑地說：「您不必擔心，媽，我一定會設法完成自己的心願。」

「我擔心也沒有用，反正你從來也沒有聽我的話。」

「除了我不願讀書之外，我並沒有做甚麼對不起您的事，」強森委屈地說，「難道我寄點錢給您花是不應該的嗎？」

「我還不至於這樣不通人情，我要把錢退給你，是另外有原因。」

「甚麼原因？」

「我來此地看了你的生活方式之後，我感到很失望，」他母親神色黯然地說，「你好像已經變了。」

「我變了？」強森對這種指摘感到大惑不解，「我甚麼地方變了？您要是看着甚麼地方不對，甘脆

明白說出來好不好？何必用這種態度對待我？」

「我有這種態度，已經是忍了再忍啦！」他母親用嚴厲的語氣說，「當我看到我唯一的兒子開始奢侈腐化時，簡直像萬箭穿心一樣的難過，我沒有發瘋已經算好了，你還想要我用甚麼態度對待你？」

事實上，他母親的情緒已經非常激動，好像真有點控制不住似的。

強森見狀大驚失色，握住他母親的手，哀求地說：「您這是怎麼啦，媽？我的生活那裏不對了？」

「你自己竟一點感覺都沒有，可見你陷溺已深。唉！」他母親長嘆一聲，淚水簌簌而下，嘴唇翕動半天，竟哽咽不能成聲。

強森終究是個孩子，被母親哭的心慌意亂，再加自認為並沒有做錯甚麼，不禁急起來，大聲吼道：「我有甚麼不對，您儘管說出來，哭有甚麼用？」

他母親擦拭一下眼淚，看到兒子急得臉色脹紅，心裏覺得很不忍心，又嘆了口氣，哽咽着說：「你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嗎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錯在甚麼地方。」

「你想想看，你現在纔賺幾個錢？可是花起錢來就跟有錢的大少爺一樣，看歌劇，吃館子，好像錢

是從天上掉下來的。你不覺得太過份了嗎？」

一聽這話，強森真是五內俱焚。他是爲了讓母親高興，同時也覺得母親這些年來吃盡了苦，纔覺得應該讓母親痛痛快快的享樂一下。他知道，如果事先說明，像他母親這種勤儉成性的人，一定不會答應，所以纔自作主張，帶她看歌劇、吃館子，想不到這番苦心和孝心，竟引起這麼大的誤會，這真是他作夢沒有想到的事。

再想想自己平時省吃儉用，經常以麵包熱狗果腹，不用說上館子用餐，甚至很少到店裏去喝杯咖啡，口渴時，經常以水龍頭的自來水解渴。因爲他已深切了解，一定要自己籌措本錢，生活愈儉省，實現心願的時機就愈早來臨。可是，他認爲自己再苦一點也沒有關係，但不能太委屈了母親，因爲她吃的苦已經夠多了。

然而，他母親並不了解他的苦心，反而認爲他不知上進，過着奢侈的生活，強森愈想愈委屈，淚水已禁不住的盈滿眼眶，呆呆的站在那裏，一時竟不知道說甚麼好。

他母親見他眼睛裏淚光閃閃，認爲他已經想通，知道自己錯了。再一想，他年紀總是還小，不宜過份刺激他，所以擦乾自己的眼淚，站起來，走過去拉起兒子的手，親切地說：「我剛纔的話也許說的重